

190430

壹

整黨學習 參考文件

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編印

一九五一年十月

化五支部三年級小組

楊口山

11.18/51

334
54200

18650

54200

635.113
5420

190430

• 1 •

目 錄

一、斯大林論黨.....	(三)
二、中國共產黨黨章總綱.....	(一六)
三、反對自由主義.....	毛澤東(一九)
四、斯大林：論自我批評.....	(二二)
五、黨員思想意識的修養.....	劉少奇(三〇)
六、榮譽是屬於誰的？.....	高崗(七〇)
七、論忠誠與老實.....	斯列波夫(七八)
附：共產主義社會.....	胡繩、于光遠、王惠德(八四)

91 .

• 2 •

斯大林論黨

在革命前的時期，在多少是和平發展的時期，第二國際各黨是在工人運動中佔統治的力量，而國會的鬥爭形式，算是基本鬥爭的形式，——在這種條件下，黨沒有並且也不能有它後來在公開革命戰鬥條件下所具有的那種嚴重和決定的意義。考茨基反對他人攻擊第二國際而替第二國際辯護時說道：第二國際各黨是和平底工具，而不是戰爭底工具，所以它們在戰爭時期，在無產階級底革命發動時期，就表明自己無力採取什麼嚴重辦法。這是完全對的。而這是說明什麼呢？這就是說明：第二國際各黨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是不適用的，它們並不是無產階級底戰鬥黨，不是引導工人去奪取政權的黨，而是遷就於國會選舉和國會鬥爭的選舉機關。正是因此，所以在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者佔統治的時期，無產階級底基本政治組織並不是黨，而是國會黨團。大家知道：事實上，黨在這時期只是國會黨團底附屬品和服役者。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條件下，在這樣的黨領導下，當然是談不到什麼準備無產階級去革命的。

可是，新時期一到來，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新時期是階級公開衝突時期，無產階級革命發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直接準備力量去推翻帝國主義，而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無產階級面前提出種種新的任務：要按新的革命的軌跡去改造全部黨工作，要用爭取政權的革命鬥爭精神教育工人，要準備和提上後備力量，要與鄰國無產者聯盟，要與殖民地 and 依賴國解放運動建立堅固的聯繫，以及其他等等。如果以為這些新任務可用那些在國會制度和和平條件下教育出來的老舊社會民主黨力量來解決，那就是自陷於絕望的境地，自陷於必不可免的失敗了。擔負有這樣的任務而以老舊

的黨爲領導，那就會陷於完全解除武裝的境地。顯然用不着證明：無產階級是不能容忍這種情形的。因此，就必須要有新的黨，戰鬥的黨，革命的黨，這個黨要很勇敢，足以引導無產者去爭取政權；這個黨要很有經驗，足以認清革命環境底複雜條件；這個黨要很機敏，足以繞過所有一切橫在前進途中的暗礁。

沒有這樣的黨，便根本不要想去推翻帝國主義，不要想去爭得無產階級專政。

這個新的黨就是列寧主義底黨。

這個新的黨有什麼特點呢？

(一)黨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部隊。黨首先就應當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部隊。黨應當包含工人階級所有一切優秀分子，他們的經驗，他們的革命性，他們對於無產階級事業的大無畏的忠實性。可是，它要成爲真正先進的部隊，便應當用革命理論，用運動規律底知識，用革命規律底知識把自己武裝起來。沒有這一點，它便不能領導無產階級底鬥爭，便不能引導無產階級。如果黨只限於登記工人階級羣衆底日常情緒和思想，如果它跟在自發運動底尾巴後面走，如果它不善於克服自發運動底頑固性和政治冷淡性，如果它不善於超出於無產階級底片刻利益以上，如果它不善於把羣衆提高到瞭解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的水準上來，那它就不能成爲真正的黨。黨應當站在工人階級頭前，應當比工人階級看得遠些，應當引導無產階級，而不應當跟在自發運動底尾巴後面走。第二國際各黨是鼓吹『尾巴主義』的，它們是資產階級政策底傳達者，而這政策是要把無產階級變成爲資產階級手中的工具。只有站在無產階級先進部隊觀點上，並能够把羣衆提高到瞭解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的水準上的黨，才能使工人階級離開工聯主義的道路，而將它變成獨立的政治力量。

黨是工人階級底政治領袖。

我在上面已經說到工人階級鬥爭底困難，說到鬥爭環境底複雜，說到戰略與策略，說到後備力量與隨機應變，說到進攻與退却。這些條件底複雜程度，與戰爭條件比較起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誰能認清這些條件呢？誰能給千百萬無產者羣衆以正確方針呢？無論那一個作戰的軍隊，若不甘願遭受失敗，便非有經驗豐富的司令部不可。無產階級如果不願聽憑可咒的敵人去宰割，就更非有這樣的司令部不可，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可是這個司令部在什麼地方呢？只有無產階級底革命黨能够成爲這樣的司令部。工人階級沒有革命黨，就等於軍隊沒有司令部。

黨是無產階級底戰鬥司令部。

可是，黨不能只是先進部隊而已。同時它應當是本階級的部隊，即本階級中的一部分，它應當與本階級有根深蒂固的聯繫。當階級還沒有消滅時，當無產階級還由其他階級出身的人來補充時，當工人階級還沒有可能整個升到先進部隊水準時，先進部隊與工人階級其餘羣衆間的區別，黨員與非黨員間的區別是不會消滅的。可是，如果這個區別變成了隔離，如果黨閉關自守而與非黨羣衆脫離，那末黨就不成其爲黨了。如果黨不與非黨羣衆發生聯繫，如果黨與非黨羣衆沒有聯絡，如果這些羣衆不接受它的領導，如果黨在羣衆中沒有精神和政治上的信用，那末黨就不能領導階級。不久以前，我們黨從工人中接收了二十萬新黨員。這裏最值得注意的情況，就是這些人與其說是自己走進黨來，不如說是由所有其餘的非黨員羣衆送進黨來的，這些非黨羣衆積極參加了接收新黨員的工作，而且非有他們贊同就沒有接收過新黨員。這件事實說明：廣大的非黨工人羣衆是把我們黨看作是他們自己的黨，看作是親近親切的黨，他們認爲黨之發展和強固是與他們切身利益攸關的，他們自願把自己的命運信託於黨底領導。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這種不可捉摸的精神上的線索把黨與非黨羣衆聯絡起來，那末黨就不能成爲本階級有決定作用的力量。

黨是工人階級中的一個不可分離的部分。

列寧說：

『我們是階級底黨，因此差不多整個階級（而在戰爭時候，在內戰時代，甚至完全是整個階級）都應當在我們黨領導下行動，都應當儘量密切地接近於我們黨，可是，如果以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有什麼時候，幾乎整個階級或是整個階級都能升到自己的先進部隊，即自己的社會民主黨底覺悟程度與積極程度，那就是馬尼洛夫精神和「尾巴主義」了。還沒有過一個明白事理的社會民主黨人懷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甚至職工組織（較為原始，比較容易為落後階層底覺悟程度所瞭解的組織），都不能包括幾乎整個工人階級或是整個工人階級。忘記先進部隊與趨向於它的一切羣衆間的區別，忘記先進部隊底經常責任是要把愈益廣大的階層提高到這個先進水準，那就只是欺騙自己，故意漠視我們的巨大任務，縮小這些任務了。』（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〇五至二〇六頁）

（二）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黨不僅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部隊。如果它想真正領導本階級底鬥爭，它還應當是本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黨底任務非常偉大而繁雜。黨應當在非常困難的國內國外發展條件下領導無產階級鬥爭；它應當在環境要求進攻時引導無產階級去進攻；它應當在環境要求退却時使無產階級避開敵底打擊；它應當向千百萬無組織的非黨工人羣衆灌輸鬥爭中的紀律精神和計劃精神，組織性和堅定性。可是，黨只有當它自己是紀律性和組織性底體現者時，只有當它自己是無產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時，才能完成這些任務。沒有這些條件，便根本談不到黨對於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的真正領導。

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

關於黨是有組織的整體這個思想，是在列寧所提出的我們黨章第一項著名條文中就規定了的，在

這個條文中把黨看作是組織底總和，而把黨員看作是黨內某一組織底成員。孟什維克還在一九〇三年就反對這個條文，而提出了自行列入黨內的『制度』，要求把黨員『稱號』散佈於每個『大學教授』和『中學生』，每個『同情者』和『罷工者』，即每一個給黨以某種援助，但並不加入而且不願加入任何一個黨組織的人。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這個新奇『制度』在我們黨內鞏固了，那末結果一定會使黨內充滿大學教授和中學生，一定會把黨變成一個界限模糊，沒有定形，組織渙散而沉沒在『同情者』大海中的東西，抹煞黨與階級中間的界線，拋棄黨應把無組織羣衆提高到先進部隊水準的任務。不待說，在這樣的機會主義『制度』下，我們黨是不能夠在我們革命進程中實現其爲工人階級底組織中堅作用的。

列寧說：

『從馬爾托夫同志底觀點看來，黨底界線還是極不確定的，因爲「每個罷工者」都可以「宣佈自己爲黨員」。試問這種散漫性有什麼益處呢？不過是使「名稱」廣闊散佈而已。它的害處就是造成一種把黨與階級混爲一談的破壞組織的思想。』（同上，第二一一頁）

可是，黨並不僅是黨內各個組織底總和。同時，黨還是這些組織底統一體系，是這些組織正式統一起來的統一整體，有上級的和下級的領導機關，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有爲全體黨員所必須執行的實際決議。沒有這些條件，黨就不能成爲能有計劃有組織地領導工人階級鬥爭的統一的有組織的整體。

列寧說：

『從前，我們黨還不是正式有組織的整體，而只是各個部分團體底總和，所以在這些團體間

，除掉思想影響以外，別的關係是不能有的。現在，我們已經成爲有組織的黨，這也就是說造成了一種權力，思想威信變成了權力威信，黨的下級機關應該服從黨的上級機關。」（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九一頁）

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黨工作由中央來領導的原則，往往引起那些不穩定的分子方面的攻擊，他們斥責這種原則爲『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等。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不實行這些原則，那末黨這個整體底有計劃的工作和對工人階級鬥爭的領導，就會是不可能的了。列寧主義在組織問題上就是始終一貫實行這些原則的。列寧把反對這些原則的鬥爭，叫做是應受譏笑，應被痛斥的『俄國的虛無主義』和『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

請看列寧在他所著『進一步』一書中評論這些不穩定分子時所說的話吧：

『這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是俄國虛無主義者所特有的。黨的組織，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別無可怕的「工廠」；部分服從整體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奴隸束縛制」……，他們一聽見在中央領導之下實行分工，便發出可憐而又可笑的狂吠，反對把人們變成「機械和螺絲釘」……，他們一聽見有人提起黨底組織章程，便裝出看不起人的樣子，發出鄙視的……意見，說完全不要章程也是可以的……』

『顯然的，這種關於所謂官僚主義的喊聲，不過是爲要掩飾他們對於中央機關人員的不滿意，不過是爲要裝飾門面而已……你是官僚主義者，因爲你是由代表大會不根據我的意見，而違反着我的意見所委任的；你是形式主義者，因爲你倚靠代表大會底形式決議，而不依據我的同意；你作事極端機械，因爲你只依據黨代表大會底「機械的」多數，而不顧及我想得國補選位數的關

望；你是專制魔王，因為你不願意把權柄交給舊時的親熱夥伴。」○（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一〇頁和第三八七頁）

（三）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可是，黨並不是工人階級底唯一組織。無產階級還有其他為順利進行反資本門爭所絕對必需的組織，如職工會，合作社，工廠組織，國會黨團，非黨婦女聯合會，出版機關，文化教育組織，青年團，革命戰鬥組織（在公開革命發動時期），以及蘇維埃，即國家組織形式（當無產階級已在執掌政權時）等等。這些組織，大多數都是非黨的，而只有某一部分是直接接近於黨或成為黨底支脈。所有這些組織，在某種條件下是工人階級所絕對必要的，因為如果沒有它們，那就不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各種鬥爭範圍內的階級陣地，因為如果沒有它們，那就不能鍛鍊無產階級這個擔負有用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產階級制度的使命的力量。可是，組織既然這樣繁多，怎樣去實現統一領導呢？怎樣才可擔保在領導上不因組織太多而發生各自為政的現象呢？有人會說，這些組織各幹自己特別範圍內的工作，因此它們也就不會互相妨害的。這當然是對的。可是，還有一點也是對的，即這一切組織都應當按照一個方向來進行工作，因為它們都是為一個階級，即是為無產者階級服務的。試問：誰來決定這一切組織進行工作時所應當依照的路線，即總方向呢？那裏有這樣一個中心組織，它不僅是因有必要的經驗，能定出這條總路線，而且因有充分的自信，可以激動這一切組織實行這條路線，以達到領導方面的一致，而排除發生不協調現象。

○這裏所說的『夥伴』，是指阿克雪里羅得、馬爾托夫、頗特列索夫等人而言，他們不服從第二次代表大會底決議，而實情列寧為『官僚主義者』。——斯大林註。

象的可能呢？

這樣的組織就是無產階級底黨。

黨具備有一切條件來做到這一點：第一，因為黨是工人階級優秀分子集合點，這些分子是與無產階級底非黨組織有直接聯繫，而且時常領導它們的；第二，因為黨既是工人階級優秀分子集合點，所以它是造就工人階級首領的最好的學校，這些首領能够領導本階級組織底一切形式；第三，因為黨既是造就工人階級首領的最好的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威信說來，它是能把無產階級鬥爭底領導集中起來，因而把工人階級所有一切非黨組織都變成爲服務機關，變成爲使黨與本階級連結起來的引帶的唯一組織。

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

這當然不是說，非黨組織，如職工會、合作社等等，應該正式服從黨的領導。問題只是要使所有參加這些組織的黨員，這些毫無疑義是有影響的人，都採取一切說服辦法，使得這些非黨組織在自己工作中與無產階級黨接近，並自願接受這個黨底政治領導。

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說：黨是『無產者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它的政治領導應當普及到無產階級其他各種組織中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四頁）。

正因爲如此，所以主張非黨組織『獨立』『中立』，而繁殖着一些獨立國會議員和脫黨出版家，近視工會活動者和市儈化合作運動者的那個機會主義理論，是和列寧主義底理論與實踐完全不能相容的。

（四）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工具。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黨是無產者階級內部和這個階級各組織中間的主要的領導的基本。可是，從這裏並不能得出結論，說可以把黨看成爲自我目的，看

成爲自滿自足的力量。黨不僅是無產者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而且同時又是無產階級手中的工具，當無產階級還沒有爭得專政時，便運用它來爭得專政，而在無產階級已爭得專政時，便運用它來鞏固並擴大專政。如果政權問題沒有擺在無產階級面前，如果帝國主義底條件、戰爭底不可避免性以及危機存在的情形沒有要求把無產階級所有一切力量集中到一個地點，把革命運動所有一切線索集中在一個地方，以便推翻資產階級而爭得無產階級專政，那末黨底意義就不能提到這樣高，黨底作用就不能超過無產階級底其他一切組織。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首先就是因爲黨是無產階級自己爲順利奪取政權所必要的戰鬥司令部。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一個能够把無產階級羣衆組織集合於自己周圍，並在鬥爭進程中把整個運動底領導都集中起來的黨，那末，俄國無產階級就會不能實現自己的革命專政了。

可是，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並不祇是爲了爭得專政，而且更其是爲了保持專政，鞏固專政和擴大專政，以謀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列寧說：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看得見：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一般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全體羣衆，即工人階級中所有一切善於思索、忠實、自我犧牲、享有威信而能引導或吸引落後階層者最完全最忠勇的擁護，那末，布爾什維克就會不僅不能把政權保持兩年半之久，而且不能保持兩月半之久。』（『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可是，『保持』和『擴大』專政，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要向千百萬無產者羣衆灌輸紀律精神 and 組織精神；這就是說，要在無產階級羣衆中間造成能防範小資產階級自發性和小資產階級習慣勢

力腐蝕影響的一種骨幹和堡壘；這就是說，要加強無產者在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資產階層方面的組織者工作；這就是說，要幫助無產者羣衆把自己教育成爲能够消滅階級並準備條件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力量。可是要做到這一切，沒有因本身具備團結性和紀律性而強有力的黨，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爲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千百萬人的底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沒有在鬥爭中鍛鍊成鋼鐵一般的黨，沒有爲本階級裏全體忠誠分子所信任的黨，沒有善於考察羣衆情緒和善於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末要順利進行這樣的鬥爭，是不可能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〇頁）

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就是爲着爭得和保持專政。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當階級消滅時，當無產階級專政消亡時，黨也一定會跟着消亡的。

（五）黨是意志底統一，不容有派別組織存在。如果沒有因本身具備團結性和鐵的紀律而強有力的黨，那就不能爭得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可是，如果沒有意志底統一，如果沒有全體黨員行動上的完全的和絕對的統一，那末黨內鐵一般的紀律是完全不可能的。這當然不是說，因此就絕對排斥黨內有意見鬥爭的可能。恰巧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是預定有黨內批評和黨內意見鬥爭。這更不是說，紀律應當是『盲目的』。恰巧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是預定有自覺的和自願的服從，因爲只有自覺的紀律才能成爲真正鐵的紀律。可是，當意見鬥爭已經終結，批評已經完結，決議已經通過後，全體黨員意志底統一和行動底統一，便是爲保證黨內統一和黨內鐵的紀律所絕對必要的條件。

列寧說：

『在現今國內戰爭尖銳的時代，共產黨爲要實現自己的職責，就一定要它是組織得最集中的，就一定要在它內部有幾乎和軍事紀律一樣的鐵的紀律統治着，就一定要全黨中央是擁有廣泛全權而爲全體黨員所共同信任的權威機關。』（摘自『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八二至二八三頁）

在爭得專政以前的鬥爭條件下的黨內紀律問題，就是這樣。

關於在爭得專政以後的黨內紀律，也要這樣說，而且更要這樣說。

列寧說：

『誰只要稍微減弱無產階級黨內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在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〇頁）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派別組織之存在，無論與黨內統一或與黨內鐵的紀律，都是不能相容的。顯然用不着證明：既有派別組織，就會產生幾個中央；而既有幾個中央，就是表明黨內沒有總的中央，就是分散統一的意志，就是減弱和破壞紀律，減弱和破壞專政。第二國際底黨既然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不願意引導無產者去奪取政權，當然是能容許派別組織自由這一類自由主義玩藝的，因爲它們根本就不需要鐵的紀律。可是，共產國際底黨既然把爭得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作爲自己工作底基礎，便不能容許『自由主義』，也不能容許派別組織自由。

黨是意志底統一，而不容許有任何派別組織活動和黨內權力分散現象。

因此，列寧就『從保持黨內統一和實現無產階級先鋒隊意志統一，是保證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基本條件這一觀點出發』，來解釋『派別組織活動底危險性』，而我們黨第十次代表大會就把這個解釋明文載入『論黨內統一』這個專門決議案內。

因此，列寧就以『無條件地立刻開除黨籍』相威脅，來要求『完全消滅任何派別組織活動』，並『立刻解散所有一切根據這個或那個政綱形成的集團』（見『論黨內統一』決議案）。

（六）黨是靠清除自身中間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起來的。黨內的機會主義分子是黨內派別組織活動底來源。無產階級並不是一個閉關存在的階級。農民、市儈、知識界中那些被資本主義發展所陷於無產者化的人，總是源源不絕地流入無產階級隊伍裏來。同時，無產階級上層分子又發生腐化過程，他們大半是被資產階級利用從殖民地得來的額外利潤所養的工會領袖和國會議員。列寧說過：『這個已經資產者化的工人或『工人貴族』階層，按其生活方式，工資份量以及整個世界觀說來，是完全市儈化了，——他們是第二國際底主要支柱，而在現時則是資產階級底主要社會（不是軍事）支柱。因為這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走狗，是資本家階級在工人中間的代辦，是十足的改良主義和沙文主義傳達者。』（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七頁）

所有這些小資產階級集團，這樣或那樣鑽入黨內，帶進動搖和機會主義的精神，腐化和猶疑的精神。他們就是派別組織活動和瓦解現象底主要來源，是實行搗亂和從內部破壞黨組織的主要來源。在自己後方有這樣的『同盟者』而去與帝國主義者交戰，便會陷於兩面被攻，腹背受擊的地位。因此，對這班分子作無情鬥爭，把他們逐出黨外，乃是順利進行反帝國主義鬥爭底預備條件。

主張用黨內思想鬥爭方法『克服』機會主義分子的理論，主張在一個黨範圍內『消除』這些分子的理論，是一種腐敗而危險的理論，它有使黨陷於麻痺和終身殘廢的危險，有使黨聽憑機會主義者宰割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喪失革命黨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喪失主要武器的危險。如果我們黨在自己隊伍內有馬爾托夫輩與唐恩輩、頗特列索夫輩與阿克雪里羅得輩，那末我們黨當時就會不能走上大道，就會不能取得政權和組織無產階級專政，就會不能在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如

果說我們黨已創立了自己內部的統一，創立了自己隊伍空前未有的團結，那末這首先就是因爲它及時清除了機會主義的污濁東西，從黨內驅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維克。無產階級黨發展和鞏固的道路，就是把機會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社會帝國主義者與社會沙文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從黨內清除出去。

黨是靠清除自身中間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起來的。

列寧說：

『如果在自己隊伍內有改良主義者，有孟什維克，那就不能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獲得勝利，就不能保持無產階級革命。這在原則上是很顯然的。這是由俄國和匈牙利底經驗具體證實了的：在俄國有過很多次的困難情形，當時如果孟什維克、改良主義者、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仍舊留在我們黨內，那末蘇維埃制度就會一定是被推翻了……，在意大利，大家都認爲快要發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國家政權的決戰。在這樣的時機，不僅把孟什維克、改良主義者、屠拉梯主義者驅逐出黨外是絕對必要的，而且把那些能夠動搖或正在動搖到去和改良主義者維持「統一」的出色共產黨員驅逐出去，撤銷他們的一切負責職務，都能成爲甚至有益的事情……在革命前夜和在爲革命勝利而作最殘酷的鬥爭時，黨內最小的動搖都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壞革命，都能使無產階級喪失政權，因爲這個政權還沒有穩固，因爲逼攻這個政權的力量還非常強大。如果動搖領袖在這個時候滾開去，那就會不是減弱，而是加強黨，加強工人運動，加強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六二至四六四頁）

（此文節錄馬列主義基礎第八節）

中國共產黨黨章總綱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是它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它在現階段爲實現中國的新民主主義制度而奮鬥。它的最終目的，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爲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爲基礎，批判地接收中國的與外國的歷史遺產，反對任何唯心主義的或機械唯物主義的世界觀。

由於中國現實的社會，除了新民主主義的解放區外，還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由於現時中國革命的動力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其他民主分子，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強大存在，並由於現時的國際條件，便規定了中國革命在目前階段是新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即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個革命有國內外廣泛的同盟軍。因此，中國共產黨在目前階段的任務是：對內，組織與團結中國的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知識界和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以及國內各少數民族同自己一道，對外，聯合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爲解脫外國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民族的侵略、爲肅清本國封建主義對於中國人民大眾的壓迫，爲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各革命階級聯盟與各民族自由聯合的新民主主義聯邦共和國而奮鬥，爲實現世界的和平與進步而奮鬥。